

野

語

野語三

伏虎道場行者編

語逸目次

朱義娥

張孝廉

枇杷

江斌

入穀

武宣洞

古金

粵鏹

磧面

天財

寄寶

何祥千

潘文彩

沈乙

遇叟

方家菴

趙若愚

莊象元

歐陽封翁

癡僧

互詆

油燭

送制藝

祈夢

相士

野語三

語逸

朱義娥

義娥名閨秀寧國孝廉朱梅圃

元

季女生甫晬失乳

乞養於其戚仙大葵家仙次子名孫柳生三歲矣仙母萬氏保抱字哺與孫柳等憐均寵孝廉許以女配孫柳孫柳稍長知女當爲己婦益相得女以小哥呼之情若兄妹道光甲申春孫柳與女皆出痘孫柳將不起母密移於奧阼虎母欽泣不敢哭女向瘡問仙

母曰小哥安在何久不聞聲母知不可隱哭曰小哥
死矣女噉然曰小哥死兒何用生乃自抉其胸腹間
痘痂欲使潰爛死母告之曰兒童穉未婚今小哥痘
殤終當擇壻爲兒配兒母自苦女不省曰父命兒配
仙家小哥今小哥死則共死耳不知其他遂不食數
日死時年十歲邑宰霧石梁虛舟中爲作傳江右阮

侯亭

藻文

爲之請

旌旦廣徵詩詞學博沈小宛

欽韓贊

曰蘭根孕芳玉璞含堅天鍾孝義不綏長年禱矣淑
姬生而屯艱呱呱懷裏啞啞堂前變彼掌珠嫺家仰

哺芷秀葍華鳳嬌鸞姁玉雪堪念松蘿遂附竹馬相
呼繡轡初度銀鹿在室玉燕在筐窈脩紹述薄頰清
揚我儀人偶心指蒼浪如何不佑一死一生同傳穀
舞賦叶
始憐同病隔帷共偯屬息爲噓呼暑寂耳阿家撫摩
小哥已死握拳叩心兒無生理阿家拭淚兒勿如此
列媛貞姜兒非其齒終爲我女施璫上笄金玉條脫
繡袿羅衣爲女結衿遣女善歸女也搖首乞我襦材
依韻
會叶斑斑者痂瑩瑩者淚一溢絕粒不斟求斃赤豹
文狸相追遨戲入室雙空封坏並瘞聰如章女孝若

曹娥思兄詠雁救父提戈

荀濟年十三見晉書烈女

羈紲是同義

烈靡它禮不俯就人謂斯何令君儒官繼聲善歌樹爾芳懿以厲俗訛

張孝廉

安吉嚴次侯習法家言遊汴梁有汴郡人張友良者從之學次侯待聘會城與同郡王君開第相往還值大梁書院課士王道及其題張密擬一藝藏書帷間次侯伺其出取視之則書院課題文也持以質諸王王擊節歎賞次侯詢之張以擬作對復以他題試之

文益佳王以爲必當以科第顯詰之張故屢應童子
試不售家貧母老不得已棄而讀律者也王曰君文
宏以肆不利童子軍惜未入秋闈耳次侯知王老宿
不妄譽乃勸張赴北闈張曰入監需貲且負米是急
安能副師望乎次侯乃慨然以寄貲奉其母自任又
舉衣裝兩篋付質庫得百金畀之不足王又助焉張
乃感奮俶裝赴京師援例入北闈時嘉慶甲子歲也
是秋一戰而捷北闈題名錄至汴識與不識咸服次
侯與王之善舉爲不可及云

語曰余與次侯交知其豪邁無城府性狷介不妄取而好義出天性不事矯飾今年六十餘驥子桐孫軼羣競秀隆隆日上其蔗境可羨也

枇杷

有僧所居菴種枇杷一株澆灌甚勤結果甚大而無核獨得善價其友羨之如法澆灌依然有核問之於僧則以佛賜奇種對友思其法數年不能得認僧好酒肉乃招之食蔬肩僧至始洗刮置於釜命童子添薪燒之而自與僧先在外舍飲酒經數刻童子即以

錚具托彘肩出味甚香且爛熟矣僧訝其速堅求煮法亦不以告固請之友曰上刹有佛賜果品豈寒厨無仙授烹調乎僧不得已乃告云枇杷方花時花中有心以鑷去之則果大無核矣友亦云彘肩入鍋後文火煨之竟夜不揭鍋蓋即香且爛矣適洗刮納釜者猶未煮也遂大笑飲啖而散

語曰聞聖多默島百果無核寥遠難稽惟柳中嚮貢瑣子蒲萄無核近中國甚多乃於蒲萄熟後去核作脯若無核然今人好奇作偽徃徃與此僧同特少有

心人破其法耳

江斌

江斌自言吳人或識其錫產少孤貧其母傭爲乳媪斌隨之轉折至皖中有大府侍史江某與瓜葛特愛憐之養以爲子得其薪傳且踰黿焉斌年十四五貌姣好言詞敏給善伺人意吾邱公守皖斌出假父進典琴洗硯勤謹不懈寵任無與比先所寵任者輒中以蜚語逐之守姬人房失金釵遍索不得被逐者窺斌持釵入匠鋪伺守出攫釵當街稟白驗之良是當

衆械斌笞四十逐去杖瘡糜爛旬歸江江以其辱
已不復留流落江淮間半年瘡平乃從人習技勇短
小精悍擊刺騰擲之藝冠其儔伍居數年年益壯其
母養女爲之配食指既增復理舊業適鄉人繼守皖
免同鄉增進守賞其材俾司閤勤慎如曩時加以幹
練得其主歡心囊漸充趾漸高鮮衣駿馬顧盼自雄
遙室重臺趨承屏息嚮之被擠者俱釋憾攀援其攫
釵搆陷者聞風竄匿無何其主觀察秦中會苗匪不
靖督餉至軍前斌皆隨侍以其材武俾率鄉勇効力

行間苗平敘功斌得守禦千總銜其主擢皖藩斌服役如故而潛復本姓援例得邑佐主未之知也主旋引疾去斌爲怨家所訐制府親鞫具得宦僕冒濫狀重械之置諸獄以遣戍定讞羈繫年餘僅存皮骨囊橐蕩然其主洎出結地方官皆以失察鐫級斌尋充配閩軍閩軍門閤者某故斌素交諛其材言於軍府令隨衆捕洋盜屢著勞績爲奏免其罪遂充水師營卒時洋盜巨魁蔡牽出沒海島剽劫商旅羽衆巢深負嵎自大官軍恐捕急則豕突內地故搜捕數年不

能得 嚴旨詰責提鎮大舉出洋斌亦在遣中與盜
遇盜船高大倍軍船上建巨礮器械森列盜衆以百
數抵死抗拒弁兵初皆氣餒斌超躍先登大呼奮擊
衆隨之上羣盜披靡斌禽其渠一人餘半赴海死弁
兵殲馘無遺蔡牽在他船聞敗亦赴海死積盜遂平
大府錄斌功將宦僕遣戍立功自贖陳明 上嘉其
能棄瑕錄用授爲千總洊陞至都關權叅戎篆自蔡
牽死餘盜懼誅分赴各營自首有盜某首於斌所營
卒索賂不得慙怒曰公以禽渠得官此奇貨可居也

明言三
斌心動以捕獲報大府將登薦剋鞠之盜呼曰身等
悔罪投誠冀緩須臾死耳營官索賂不足遂以人命
冒功乎大府取他盜質之良確遂震怒飛檄械斌至
將申軍法斌辭窮自服生鴉片死

語曰異哉斯人跡其出身至微屢更患苦而年未四
十立功海洋官至四品可不謂若輩之錚錚者乎假
令革心晚蓋樹績戎行所至正未可量迺熱中躁進
謂天下事皆可以權詐倖得卒之重罹法網死非正
命亦可慨矣然古來權臣驍將逞其私智乘險蹈危

馴致身敗名裂不得以功名終者不知凡幾於斯人何恤焉

八竅

山左劉公

爲幹

宰廬江有民人盧仁娶姬氏甫三口忽

告官求休退劉察嫌非中冓又氏頗靜婉詰盧所犯何條則曰不能生育問燕爾方新何由逆料盧囁嚅不能辯惟堅求判離氏泣訴無罪其母語尤憤懣劉復婉諭盧執如初劉怒呼杖將笞之盧潛然曰人皆九竅婦缺其一便遺皆從一處出惡能生子其母曰

此女郎親生何害焉劉笑曰此夫人公事

也
媒引至內宅俾夫人督僕婦兩驗之不謬

盧崩角願領婦完聚劉即濡筆判云蓋聞竅分上下
七陽而二陰質秉乾坤三奇而六耦然大地非無偏
缺而刑天絕少具形厥有蚩氓初諧歡媾不圖良匹
竟類人疴但覩玉洞桃花未覩後庭瓊樹漁郎問渡
澄涇與濁渭同流神女爲雲鳥道共羊腸莫辨莫我
疆於南畝何從界判鴻溝啟秘籥於北門勢且鑿殘
混沌慮乏鄧攸之後嗣遂效翁子之當年公庭謬託

夫詭辭虛衷用致其寤詰瑟琴伊始胡爲伉儷情乖
歲月幾何安見熊羆夢杳噍呵莫解捶楚將施含意
難伸直陳不諱婦則拊心無忝嫁雞志在逐雞媼則
說法現身雛鳳形同老鳳母既載生而載育女還宜
室而宜家無煩煉補於媼皇但乞後堂犀照姑允質
成於周姥果然下體象賢本縣教始羹倫化先怨曠
姬氏尾閼偶闕無虧種玉之田盧仁息土可耕焉用
不毛之地無犯出條之七當援不去之三未許鸞分
斷從璧合傳之好事風人增雌鬼之詩廣此羣生訟

牒絕雞姦之案

武宣洞

武陵倪靑山夙遊粵西道經潯州之武宣縣舟行山溪見山半有一洞土人稱爲仙人洞其中有寶乃維舟循途而入洞門廣丈許窈而深中平如砥其旁門戶非一嵌空巉巖不可方物深處上有微隙露天光其寶高下散堆色正黑形製非一悉類各省元寶其多不可數計舉之重與銀等土人云此皆銀也在洞從人把玩百計取之不能出嘗有縣令齋禱數晝夜

乞假於仙禱畢令親携兩寶出至洞口仍失其一以
其一携歸銘之得銀五十兩乃築牆封洞計齋禱築
牆費適如其數未幾牆復敗洞厥如故有點者携犬
入以袋盛寶縛犬身逐之犬終不出去其縛即疾去
矣壽山意未必是銀欲試其異以解惑負二寶欲行
輒兩目如漆捫擦四面悉皆石壁棄寶即豁然開朗
隨行者共試皆同嘉慶庚辰歲余與壽山同客宿松
爲余言

語曰愚哉令也阿堵物各有其主尙智取巧偷不奪

不厭况無主之寶苟可取之何待今日何待邑令乎
鄙哉令也守土之官不供厥職汲汲焉乞哀於山霧
異填谿壑之欲意殆謂一邑之令當得一邑之寶肆
然行之而不疑何其謬也山霧於此乃稍予以塞其
求不過予以濟其貪亦善寶其寶矣哉

古金

郡城師古橋某甲織縐爲業道光丁亥春其甥將設
機於舅家凡花縐機必掘坑安脚踏是日雇匠作坑
甲忽與甥若匠爭角不息繼之以門隣人排闥入勸

見地上纍纍者凡四十有七重而紫黑色言係坑內掘得三人俱欲得之各不相讓鄰人視之非玉非銅上有文字洗出之乃宋嘉定年號每枚重十二兩有奇鄰人曰是物是金不可知何爭爲乃付爐鎔之則粲然白金三人復爭不已一鋌偶墜碎而爲二再鎔再試皆然三人因不適於用隨意分散余曩客壽州有耕者於八公山畔掘得紫金每方數十兩縱橫紋理如井田上有古篆人莫之識土人曰此淮南王劉安故物前人常有得者修煉家所謂外丹是也鎔之

野語三

色紫赤常金莫與比入藥可已疾此金白漢迄今二千餘年未聞碎裂宋時白金纔數百年何致質敗乃爾非爐匠用硝太過即故攪藥物以規利耳聞乾隆間郡人嘗於弁山採銀鑛鎔造成錠舉手輒碎目爲生銀因而輟採鄙意取他銀十七八配此等銀十二三和而鎔之當不復裂請語之得者

粵鑑

陸半山先生歸自嶺南有銀一錠底面多孔若蠟嚼者問之曰粵藩庫銀封貯年久遇盤查銀皆有孔平

之缺數百金方伯疑庫役鑽取侵肥將置獄一老吏
進曰形似蟲蝕請掘地驗之如其言果於地下得白
蟻數石投爐煎煉得銀幾符缺數此鋌亦蟻蝕之一
耳又言順治庚子歲廣州城白鏹晝飛高低疎密如
蝗如鳥率三鋌相聯作一身兩翼自東北投西南照
耀如雪有擊以石鈎以竿者雖中之輒引去一武弁
以爲神物不可強致率家人拜禱求之一鋌翩然且
下離地祇數尺急以手承之復飛去通城貴賤騰踊
愕眙累日終莫有得者亦不究其所歸云時余方穉

漫聽之今讀矩齋雜說始信

語曰世俗稱非分之求爲廣東財言易致也余觀廣東白鏹既患蟲蝕且能自飛營營非分者亦可以少鑒矣

磧面

昔有村農鋤地見白金一甕密掩之歸而謀諸婦以藏物必禱於神乃可得遂以婦釵質錢市牲半夜持以往禱畢發甕則清水滿中農恚甚乃就清水磧面歸覺面有異婦取火視之則銀衣裏之若面具然取

鎔之僅足贖婦釵一牧豎晨過其處見朱提滿甕遂持歸成小康焉

天財

有兄弟異居者兄友而婦賢弟悞而婦吝一日兄見古冢旁有金一餅歸告弟凌晨偕往取之弟將赴約潛與婦謀婦云共取而析之何如獨取而享之弟然其言與婦夜達其處則盈餅枯骨耳婦咎夫爲兄誑嗾使取骸覆兄寢乃踰垣揭瓦舉甕傾之忽聞兄與婦呼曰天財來矣弟訝甚急捫甕尙餘金一鉅踉蹌

踰垣去損其足百方療治金盡乃瘥

寄寶

賣菜傭居郡城內凌晨詣德勝門販菜道經五聖廟其地故荒僻遇丐者數人圍坐分金疑爲盜匪弗顧也次晨復經過遇如前白金爛然艷羨難遏姑乞其一丐慨然舉二鈕以贈傭以裹肚盛之去值城門未啟遂詣賣漿家暫息解裹肚寄置烟樓上伴告盛錢四百迨販菜入城取裹肚則惟錢四百存焉蓋賣漿家啟視私易之矣遂與爭然傭得金無左驗且慮入

覺語塞而返尙意丐金可更求也後詣廟丐分金未
畢傭哀乞之丐笑曰曩倩若寄寶致賣漿者已勞錢
四百何不知足耶丐瞬息不見

何祥干

曲阿何祥干性誠樸家甚貧居邑廟側破屋半楹累
土甃爲壁不蔽風雨婦亦賢食貧相守何嘗侵晨詣
廟中伺祭賽者得青蚨十數給饘粥或數日無所得
久之益困廟中有善相者何與共處久甚相得一日
何晨至相者遙望之曰君大財至矣何嘆曰吾困頓

如此旦夕就死地君何戲也相者曰不然以君氣色
財且立至然似又有阨者吾知君室中唯有婦婦不
可相試言其命一推何告之相者推竟拍案曰是矣
君向者之困婦累之也今無慮矣君婦賢而命薄惜
哉已而各散歸午食後婦進糜何不食據案而嘆婦
問之何第以有阨之言告婦勸毋介意言次何盡糜
一甌婦持甌入久不出何入視之則雉經死矣何驚
悼幾絕乞得薄棺以殮時方溽暑殮刻許血滲漬地
何隨手碎土磚掩之磚碎金現粲然大白鏹也復碎

皆然乃易棺殮焉既葬盡碎其壁頃刻鉅萬矣於是
置田宅畜奴婢爲大賈婦喪畢娶大家女爲婦一日
何將入山買竹天未明起燈下見婢遺約指金環戲
取藏之既至山見竹中地坼露金何祝曰是果吾物
耶今不能携後當獲姑投誌焉因取指環納之歸月
餘忽見婢指環如故詰所從來云得之後園塌墻下
何疑金至夜發之果然所獲不貲遂富甲一邑後婦
又喪何即納婢生五子皆讀書登仕版養相者終其
身或言何別有隱德云

潘文彩

瀨水有湯姓者織布爲業嘗賃織潘文彩家一日文彩自外歸託故促輟織湯不應文彩與母固請湯心知有異佯輟去匿近處伺之入夜則文彩與弟荷筐擔持畚鍤詣叢菁中抉一巨礎礎下覆錢復揭之鏗然有聲探手入掬投筐中骨碌不已湯往視則巨窖白金四筐幾滿湯不能無言文彩云天賜之物恣君取之湯本出望外又距家遠無物可盛躊躇半胸脫右襪盛滿以歸竊計若更有可盛者所獲當不止此

及就寢始悟左襪固在曩未念及也且艷且悔不能
寐復攜擔具往覘之則文彩久去而窖置矣初文彩
祖潛翁故長者邑紳某虐其僕翁挾縱之紳繫翁肆
箠楚其婢復憐而縱之翁遂亡去婢竟赴水死未幾
紳賊敗籍沒翁始歸肖婢像事之終身至今文彩家
猶奉其像得金處卽紳柱礎云

沈乙

越中沈乙以醫取魚守至夜深見一船如飛至泊義
塚旁多人舁一棺置塚地歌笑而去沈異之次夜潛

往撬棺成縫以手探之腥穢甚而非人屍揭蓋諦視面覆猪羊腸臟下皆朱提亟掩之次日乃設罾於船漁於他處遇黑夜無人則潛往取銀數夜始畢家惟老母茅舍不蔽風雨乃埋銀於地覆以敗薦夜卧其上晝漁如故且故爲丐食以供母如是三年無知者既而武林獲巨盜招承判得贓銀藏於義塚棺內委官往取無所得乃以他贓定讞囚既決沈稍稍出銀作肩挑以次葺治其居不復乞又數年漸無饑寒之色遂得貧女爲妻謬以獲藏告之始置房舍市田園

居然康阜毋安享數年而歿妻若子皆豐衣足食而
沈仍裋褐不完不改其素里中咸鄙之有舊族江橋
陳氏故素封以婚嫁費絛致逋負密託素知售田以
償將立券陳設席以竢與事者衣冠畢集惟受主未
至遣僕視之沈徘徊門樓下手提一盤覆以敗絮銀
在其內問之即受主也陳矍然曰彼固貧無立錫者
也今既富猶如此吾家承祖父遺業何甘售諸彼乎
亟毀其券集昆弟子姪誠以節儉誓諸家祠卒保其
業後沈益隆盛子姓讀書登科第與諸陳世爲婚姻

云

遇叟

余嘗江上阻風散步市肆間聞一叟操土音問之乃同姓因邀余入肆款曲甚至見其子翩翩甚都應童子試締姻舊族已抱孫矣內外戚屬備保以十數財貨甚裕叟年七十餘操作不倦余勸以少休叟曰樂此不爲疲也歸詢舟子言叟初客池十餘年操淮南術刻苦積十許金購破屋數椽將修其業躬操畚鍤通溝渠得石碓一具白鏹滿中遂修治其屋獲藏金

者再乃娶妻置產起厦列肆市物復大售居人艷其
金多以江洲數頃求售叟初不加審以四百金得之
事成履其處乃至窪廢洲十無一稔者頗價已交無
可悔姑時以雜糧業洲者咸笑之是秋大旱他洲皆
成赤地叟洲以窪故獨倍收遂獲本價之半次春水
大至洲淹數月迨水退則土淤其處與高洲平遂成
膏腴歲入不貲今他產非一累致萬金云叟名殿颺
郡之機坊橋人

方家庵

青浦趙巷孫姓宅後竹園內時有白鼠出入追之即入地孫氏以爲藏鏹掘之無有如是數次乃不復掘迤東六里許地名方家窰有方氏女既聘夫亡守貞不字父早故無嗣貞女事母至孝母歿後獨處一室以老乾隆間一夕聞院內羣雀飛集啾嘈徹夜晨起視之則白鏹滿院大小不一取藏之未以告人里中喧傳孫氏竹園內夜來羣雀飛噪一路居民亦聞雀飛園內忽成一窪窪旁猶留銀一錠始知雀乃孫園藏鏹所化飛至方氏院內顧貞女已長齋繡佛年六

十餘終鮮兄弟得鏹無所用之其族人乃額當道爲
貞女請旌建坊即所居爲之立精舍至今香火不
替稱方氏家庵孫園之窪尙存余友瞿君式堂與孫
方二氏皆至戚故得其實

趙若愚

江南趙生若愚未詳邑里家貧無以爲生會其戚宦
楚遂往依焉咸以食客遇之無以爲家憂形詞色每
獨處輒口中喃喃若與人語人皆笑之居數月忽解
衣質錢市箱篋四五具并鑊鏹之屬常赴空園磳礪

中搜挖得物纍纍攜歸秘藏友人窺之不辨何物矚其出竊啟眎之各箱紙裏殆滿盡發其封皆小石子乃封裹如故一日趙又懷石歸友問之密以金對友奪石擲棄輒悲啼不已於是人咸鄙其貧極妄想致成狂易矣咸慮肇他衅閉諸室中日給粗糲不以客數趙既不能出卽搜挖室中四隅幾徧形容憔悴不知盥濯饑飽歌哭無常或挪揄之恬不爲忤垢穢日甚人皆遠之咸見其病劇倩他戚伴歸咸慮其中途死無應者不得已買舟遣健役送之其箱鎖鍵甚固

兩壯夫不能舉其一途中役誘令開視趙鄭重出數
封依然石子役佯乞其一靳弗予既抵家役以病狂
告舉家憂惶無措運裝既訖趙即沐浴易衣而出霍
然病已重賞其役遣之役歸白其狀咸異之視趙嚮
所腐室其挖處浮土尙存惟榻後一窟若窖初填發
其覆則紙裹石子盡在窖中蓋趙得金盈窖故爲佯
狂以石易去云

語云此實者虛之之法也方呼石爲金時不狂者咸
揶揄而竊笑之孰知爲狂者所揶揄竊笑乎昔庾冰

避難在船蘓峻募之甚急船卒醉舞呼曰何處覓庾
吳郡此中便是人謂卒醉不疑冰遂免難智哉趙生
其猶襲此智也夫

莊象元

莊生象元浙西故家子少孤貧有心計其舅倪翁開
香紙舖號小康而生彌自刻苦未嘗言稱貸倪夫婦
特愛憐之倪有養女曰慰娘小于生一歲鬢雲皓齒
韶秀無雙幼時與生頗相習至是年方及笄生年益
長家益落遂引嫌不復請見一日生赴倪店市戲神

紙馬適俛出媼招入內室詢以市馬何用生答以游
詞適女採花自隣歸向生道勝常曰莊哥大喜得藏
幾許乃亟亟酬神乎生曰吾困苦無聊念藏神恒富
他人而獨不及我設酒醴向藏神許愿耳女効犀微
露翩然返闥媼猶研詰不已乃曰事非無端第藏未
入手洩之恐神人移去請俟來日可耳遂去次日日
暮生致福胙於媼告曰偶向後院栽花掘土見方石
將取作露坐具石起得甕有物若銀滿其中而色黯
祀謝後取小鋌水煎數沸燦然銀也遂出銀三錠相

示媼問胥類此乎曰否大者類市間冥寶舉之頗重約三四十銖小者只此而已媼曰吾生平未見元寶願取大者相示生曰聞財神喜藏而惡露藏愈久則得利愈豐未敢遽允媼求之益堅且出常用銀數十兩佐以金釧欲易其二生勉強從之遂并已銀攜去越三日不復來媼疑念綦切不得已聞之於翁翁曰甥居敝陋焉所得藏殆以少銀相誑若輒畀以多金彼早攜貲遠遁矣媼懊恨姑懇翁矚之俛至門剝啄良久內始噉應又不遽開俛於門隙窺之見生攜元

寶數枚入室又運取數四最後負大布包置室內有
聲鏗然甚重旋聞鍵匱訖始開門俛待門既久將加
嚙呵迫窺見情狀已喜動顏色視後院果有石版磊
作坐具遂不復致詰但云衿氏所喚生乃洗手藏元
寶於懷隨俛密致於媼其色黝然乃久埋於土者于
是生於門首設肆作小營運以自給舅家不時至久
之會翁媼壽辰生登堂拜祝匆匆告退固留之則曰
孑然一身室與肆皆無人也既去俛謂媼曰甥獲如
許天財誠樸木改其度此大器也爲慰娘擇配無逾

甥者媼曰良是遂倩養修達意生以業薄聘微相却
強而後可既成禮雖情好彌篤而家徒四壁仰屋興
嗟生猶以得金未用爲解女曰吾固知郎之僞也二
老年高慮淺爲郎所誑幾曾見獲藏酬神必向市間
購神馬者矧獲藏之事舅矜已信年壯思室人之恒
情既不以粗陋見嫌何不下玉臺之聘而故爲撝謙
乎生聞言咋舌以既被窺破勢難終掩將俟女歸寧
自陳其妄女曰不可二老信郎誠篤故以妾奉箕帚
冀兩兩得所若作僞敗露將置郎於不齒二老雖愛

妾終非毛裏郎既見憎妾於何有從此不關痛癢則
生計絕矣生曰爲之奈何女曰不如以妾飾妄言藏
金不可遽露從舅氏貸數百金作小販天若生之或
不耗折俟哺可自主自首未晚生如其教倪果貸五
百金女屬儘所貸薙米時方秋初新稻試花豐登有
象老成者咸慮非策秋仲忽風寒霜殞新穀空糲米
價翔貴獲利倍蓰次春女屬預市桑葉價增長更甚
於米乃歸璧於倪始自言得藏之僞時生已致千金
倪亦樂之問當日元寶從何而得則曰即碎銀所易

置污泥中韜其光故三日不至也自是或薏新絲或
糴新穀以及茶笋竹木之類凡女所指畫者無不大
獲生偶一矯之輒多折閱他人或效之利每過望不
數年遂至鉅萬女生二子俊邁非常延師課讀生夫
婦年方四旬二子俱有聲庠序間次秋長子登賢書
女喜謂生曰半世辛勤已可稍慰有財而不知享雖
多奚爲乃爲二子娶婦分爨遂長齋繡佛不復問生
產矣時倪翁媼猶康強乃以萬金爲壽報其德且世
爲婚姻焉初倪之得女乃抱養遺棄不知所自出迨

歸莊暴富有疑女爲仙者或言生實於石版下得陶
朱真訣秘不示人歸美其婦云此與趙生事相類而
相反故並誌之

語曰室有慰娘雖婦言是聽不爲喪德獨慰娘者吾
未之見而恪遵閭教者比比皆是是何故哉揆生食
貧孤露漸以成家漸以康阜漸以昌熾孰非苦心孤
詣得之哉尤可取者甫及中年委棄家政蕭然自遠
古所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者其伉儷有焉彼向平
之願畢生莫償者祇坐不知止足耳

歐陽封翁

封翁號綠淇江西安福諸生昆季六人析箸每人僅
六白金翁以不足資事畜遂棄舉業攜分受之貲貿
於楚南至湘潭聞鉛錫利厚乃儘所有鬻錫買主人
信實資厚諸客麇集房舍連亘鉛錫諸貨棧閣皆滿
翁錫無復貯處院內有巨窖乃雨後消水之所造晴
久窖乾以翁本微貨少將翁置之錫貯於窖內窖旁
即買主人堆錫地翁慮淆亂詢於主人主人曰窖以
內者悉爲君物翁戲曰窖上之錫設有墜入奈何主

人曰君言何迂也無論堅重之物必不傾墜縱或有之任君取去必無悔遂安之會主人客多事冗無暇結翁帳又賃舟未定遷延留滯一夕買肆不戒於火烈焰熏天延燒甚廣翁僅以身免買肆房舍器物悉爲灰燼凡金銀銅鉛諸貨與錫並鎔流淌入窖窖滿復洋溢四出猶十倍於窖火熄後主人視之窖內外結成一片無可分劃主客乃集議念翁年少本微不堪虧折以窖沿爲界界內歸翁界外歸他客折券既定翁鑒取窖錫次第鎔化其面皆上等美錫其下則

攬雜銀銅更多於錫數倍遂分貲運販獲厚利遂得
十餘萬金即於湘潭設典肆經營部署數載未歸嗣
攜數百金購脩土宜及隨身衣飾共裝十箱買舟返
里渡湖遇風船覆翁亦入水遇救得生一身之外悉
付波臣四顧蒼茫悵惋欲絕有長者告以其地有水
摸倘不惜費所失物或可倖得翁如教乃雇水摸多
人持絙入水遇一箱則繫之箱重難舉乃用輓轆盤
旋而上凡兩日全得十箱第箱鉅且重啟之皆非已
物蓋翁箱皆輕已隨流淌去所得之箱乃他客覆舟

所墜中皆黃白故出水甚難也翁秘不告人惟厚酬長者及諸水摸而已察其處風氣足尙乃就地更設典舖遂成鉅富翁生子二人孫五人翁因共設五典貲相埒每孫各授一五孫中登賢書者二人官部曹者一人其第四孫號梅龕即前寧國太守也季孫坐擁厚貲眷戀重闈不求進取

癡僧

癡僧者不知何許人居吳門知福寺寺故叢林僧衆以百數方丈戒律甚嚴而癡僧不遵其教飲酒食肉

佯狂傲慢恒數日不食食輒兼數人之饌冬夏一布
衲垢膩不易畜一犬甚愛之夜則抱犬卧或施以衾
褥受而寢之不成寐還與犬卧而安同儕皆厭薄之
常與羣兒嬉戲諧語多奇中自言能治疾有延者不
多徃徃則必愈亦解切脈伸紙作方多費解又不用
常藥惟能以意會之嘗治一疾方開八仙桌兩張太
史椅八把病家計窮乃以方字煎湯進病良已姜太
夫人年老多病時醫投補劑益沉綿醫者束手囑脩
後事公子聽珂計竭乃延癡僧至則先索食進以肥

甘飽啖殆盡已復索虎子索水濯足皆如其請始入室診脈方用門神眼睛一雙僕人乃乘夜以刀割取小家所貼門神眼煎湯以進病遂瘥寺之方丈僧逸其名故士族廣交遊善修飾遷幅吳之薦紳多信重之嘉慶丁丑寺開堂放戒將及期僧俗詣者數千所施金錢衣履蔬果糗糒之屬無算寺內香火雲蒸鐘鏡鼎沸觀者填溢幾一月而癡僧泊然自來去若無覩也邑宰孫公偵知之惡寺僧惑衆夜分驀然攜役往僧衆迎之即就寺嚴鞠脩得誘惑歛財狀乃簿錄

其財充公用食品散諸給孤園衣履棄諸道中聽人拾取有精巧朱履數百雙他物稱是遂械方丈僧去薦紳緩頰者投東盈尺宰按每一束掌責一下已數百矣迄遞籍還俗乃已方簿錄時檢括搜捕號啼逃竄燈火往還喧闐徹夜寺爲之空而癡僧晏然抱犬卧若弗聞也厥後寺頓荒寂其治病如平時道光辛巳夏癡僧募得瓦龕及附身之具咸脩乃舉手別僧俗端坐龕中跏趺而化其首昂然垂玉柱盈尺僧衆爲之建塔尊爲知福寺一代祖師云癡僧既歿其犬

亦不食而斃瘞於塢旁

語曰瞿曇說法貝葉譚經而於禪理茫然此釋氏之癡也按部切脈泥古定方而於病源茫然此醫家之癡也是僧不潔其貌而心地清淨超然遠俗方藥奇詭而去疾如響莫可測度殆於禪理妙悟心得故韜晦其跡托術於醫者歟名之曰癡誣矣

互詆

甲乙比鄰而居甲黠而婦貪乙荒於賭婦無所得食有桑中之行與所歡約以三彈指爲信甲密聞之伺

乙出冒所歡夜往彈指其門者三乙婦開門納之暗中不能辨遂與燕婉迨察其僞已無及後乙婦他出甲婦越窗入其室鼠竊見四壁蕭然惟瓦罌貯米數斗願無物可盛乃自脫所著袴帶縛其下若布袋然方舉罌傾米乙突從床內出從後抱持之挾與登床苟合始釋蓋乙方賭敗無償潛卧於室令其婦反鍵出以示無人甲婦不知猝爲所窘然其事尙秘兩婦偶以他事忿爭互相醜詆遂播於外

油燭

中州某甲有心計開油燭鋪其地某乙豐於財子弟
援例授職裘馬甚都乙性貪小所到處乘人不備每
竊取少許財物人告其子輒償還甲遇乙過必足恭
延入臥室坐坐下有燭甕乙常袖數枝去一日乙復
至坐定甲於抽屜內取銀一錠償欠夥云可緩銀返
故處乙窺見俟甲出即取銀藏於懷復探手取燭而
甕已易油手袖悉汚正皇遽問索銀者至甲入取銀
亡矣甲指其夥所竊夥不服繼之搜檢無所得衆夥
閤然言搜檢獨不及翁無以服衆語次即強解乙帶

銀鏗然墜地乙初猶支吾迫詰以油污手袖之故遂
語塞甲欲鳴官其子風聞趨至詢得其故甲持簿示
之內載乙節取燭物銀錢共數百金其子悉認償堅
求包涵乃已甲鋪素虧折至是復振未幾遭其夥騙
逃致敗知者咸以爲局騙之報

送制藝

昔有大僚簞簞不飭聲勢赫奕其門如市苞苴所入
盡屬金寶其閒曹冷職皆束脩自愛無肯往者有某
太史沉滯年久貧無聊賴思欲見之而自顧寒陋無

可爲贊乃繕寫課藝百篇踵門請見呈求郢削願居
弟子之列大僚本不由科第雖歷高位不爲詞垣所
重一旦得此樂甚其拂拭某太史較他人尤殷遂薦
登臚仕

祈夢

士子赴省試多祈夢於于忠肅廟嘗有二人同往一
夢公授以戡子一夢室內掛一冠以首就之稍不及
足微踣即戴之其得戡者以爲科第無分棄而經商
越數年其子遊庠送子入闈已亦就試父子俱捷盍

神示等子也其戴冠者以爲貂蟬可必而頻呼康了
心志漸灰乃設肆逐利聞人呼之爲店官始悟跼足
就冠之兆

相士

有鄉先生計偕入都與僕易衣詣相館相者辨之曰
公雖歷仕途而目前氣色甚劣卽堂復黜慮有飛禍
且曰盛价氣色更惡將有牢獄災僕怒曰吾主人服
官薦薦來京師計日超遷何物瞎相士妄作不祥語
相者與辨僕掌批其頰倉猝中耳門相者立斃僕遂

以門殺論死主亦被議其言皆驗相者可謂目見毫
毛而不見其曉